

写给未来艺术史的一封信

“A Letter Written to the Future of Art History”

编者按 Editor's Note

IT界一位改变人们对于科技的概念，改变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概念的伟人乔布斯离去，同时近期批评界的邹跃进先生也与世长辞，我们深知每个人都有面对死亡的一天，借用村上隆的话：“死亡近在咫尺，但我也背负责任，……不为任何人，只为死后长存。”

如果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离开的那一天，那么作为一个批评家、一个为未来留下艺术史的人，面对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，怎样体现一个艺术批评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？怎样做出积极、有效的艺术批评？怎样展开艺术史的研究和书写？都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。

就此，《当代美术家》新一期杂志邀请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的专家、学者，就这一话题撰文，通过给未来艺术史一封信的形式，来阐述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。

心情R 蛤粉、纸、沙镶嵌 张乐



楼兰 板、岩绘具 村桂三郎

观念先于历史 ——一封无法寄出的信

Concepts before History

孙振华 Sun Zhenhua

如果给未来的艺术史写一封信，前提是我们可以假设艺术史的未来，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不妨先搜寻一下过去的经验。

让我们从一个案例开始：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为我们留下一部专门的“雕塑史”？

从目前已有的古代文献记载看，中国人似乎压根就没有这么想过。据说，唐代塑圣杨惠之写过一本《塑诀》，但在南宋就失传了。从书名看，《塑诀》只能算是一本雕塑技法书，也不是

雕塑史。

是不是中国古人对“艺术史”没有兴趣呢？不是，中国古代撰写绘画史成风，可谓汗牛充栋，而雕塑史则一直付之如。

这个问题说明“观念先于历史”。这里，“观念”指的是艺术史的观念；“历史”指的是艺术史，是对过去发生过的艺术现象的记录和判断。

从中国古人没有留下雕塑史这件事，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：

第一、中国古人没有把雕塑当成一门艺术。至于绘画，在古代待遇截然不同，“左图右史”，地位极高。古代皇帝热衷办画院，从来没办过雕塑院，如果今天的雕塑家对此气忿不平，那也没有办法，古人的观念使然。